

# 德语一词多义的认知研究

——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中的意义构建

Untersuchung der deutschen Polysemie aus kognitiver Perspektive  
—Die Bedeutungskonstruktion im kognitiven Lernerwörterbuch der Polysemie  
Deutsch-Chinesisch

• © 张 勇 著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跨语言语序的认知研究 ——基于英汉语序的可及性理论构建

曹文军 著  
Cao Wenjun, *Crosslinguistic Research on Language Order: A Study on the Accessibility Theor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Order*

· 语言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PH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985 工程三期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资助

# 德语一词多义的认知研究

——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中的意义构建

## **Untersuchung der deutschen Polysemie aus kognitiver Perspektive**

—Die Bedeutungskonstruktion im kognitiven  
Lernerwörterbuch der Polysemie **Deutsch-Chinesisch**

张 勇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语一词多义的认识研究: 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中的意义构建 / 张勇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640 - 5368 - 0

I. ①德… II. ①张… III. ①德语 - 多义词 - 研究  
IV. ①H33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9125 号

---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办公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10.75

责任编辑 / 施胜娟

字 数 / 261 千字

申玉琴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陈玉梅

定 价 / 45.00 元

责任印制 / 王美丽

---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序言（一）

我们眼前的这本书虽说算不上鸿篇巨著，却记载着一个语言学新秀挑战极限的探索。这个极限就是意义的可驾驭性。因为语言的意义并不在于语言本身有无极限，而是在于人的内心世界是否有极限，或者也可以说，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衔接是否有极限。倘若这些都是没有极限的，那么人们又怎样能够将这些盘点清楚和梳理明白呢？也恰恰是这种有限和无限构成的永恒矛盾不知吸引了多少古今中外的哲人智士投身于这种探索之中。如今，随着此书的问世，这样的探索者行列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张勇。

意义的存在是超然的、虚渺的，而意义的抽象又是具体的、翔实的。人类对自身的审视与评价，对他者的戒备与崇拜，对未来的企盼与忧虑，对往日的痛悔与眷恋，对草木的怜惜与观赏，对山水的敬畏与寄望，对百兽的亲近与恐惧，对神灵的幻视与折服，对金石的追求与厌憎，对感觉的掌控与悉察，对说无极限却又如此清晰，说有极限却又如此无际的一切一切的向往与茫然，无一不是被付诸意义而得以实现和表达。但这没有极限的清晰和存在极限的无际是有序的吗？这个想法正构成了张勇在此著中想借前人之见、再融己之思绘出的一幅蓝图。这幅蓝图让科学和人文相织交汇成文成章，让经历和体验升华结晶为认知媒介，将层层相叠的立体网络植入词汇概念。于是，在天平秤上近于同等分量的吸引力和眩晕感在张勇的探索进程中都渐渐化为意义的可驾驭性。这种可驾驭性一旦成为被突破了的极限，那么就能构建出物理世界的纳米之意义，也会腾跃为宇宙太空的神八之意义，还可穿越唯理派信奉的意义，终将到达感知论开启的意义。当一个



人领悟到这些意义创立方式时，就会领悟到意义探索的意义。张勇正是在成为这样的一个领悟者。

倘若我们作为读者随着此书中一字字、一行行、一段段的记载浏览了它的作者绘出的整个蓝图的每一个部分的话，那么还会领略到张勇为语言/德语学习者奉献的又一份心意：在这张亦动亦静的蓝图中，语言/德语学习者可寻觅到把握意义的要领，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学习新路。

我在落笔写就这序的时候，期待此书作者这个走上意义探索之途的青年学人，能够不枉此生的这一领悟，从有志者成为有智者，不断赋予自己的人生更加珍贵的意义，并且为人类社会理出更多值得追求的意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 钱敏汝  
2011年11月26日于北京

## 序言（二）

语言学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语言规律，提供认识语言的方法论，使语言的使用更加容易、有效。因此，语言学不是束之高阁之物，而是与语言实践紧密结合，并为之服务的一门非常实用的科学。德国语言学者 Dieter-Karl Bünning 教授说过：“没有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用的东西了（Es gibt nichts Praktischeres als eine gute Theorie.）。”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实用性，理论是感性认识的升华，所归纳演绎出的规律反映客观实际，为他人提供认识事物的有效方法。南大教授许钧这样比喻理论的作用：当楼道里没有灯时，下楼的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走不好就要摔跟头。但是有了照明，下楼就变得轻而易举了。理论就是照亮前进道路的灯光。而要获得理论，就需要有人做这方面的潜心研究，开拓众多未被认识的处女地，德语的一词多义就是其中一块。

一词多义是各个发达语言所共有的现象，它体现了人类的智慧，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把多个含义囊括在一个语言符号内，为人们节省了大脑空间，有效地提高了大脑存储信息的密度，使人们有脑力从事更多有意义的活动。

但是另一方面，一词多义却又给外语学习者造成困惑，除了专业术语外，几乎每个常见词汇都是多义词，尤其是高频词汇，例如：**stehen, sitzen, fahren, stellen** 的词义都在 15 个以上，**halten** 更甚，多达 45 个！如此众多的含义令学习者眼花缭乱，不知道如何认识、掌握它。可惜迄今为止对德语一词多义这个题目的研究成果甚少，甚至可以说是空白。因此，实在需要有人愿意为此奉献，去揭示多义词各个含义的内在秘密，为德语学习者解惑。重任面前，必有勇夫。大概是张勇博士名字中的“勇”字让他成为



了这片处女地的拓荒者。

张勇的这本语言学专著《德语一词多义的认识研究——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中的意义构建》对一词多义这个主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突破。他尝试从社会与认知的双重角度，去分析在多义词词义形成与扩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诸多因素、性质和运行机制，并对 94 个德语多义词词义关系与结构做了具体分析，以便考察验证他归纳出的词义扩展模式在分析多义词词义扩展中的可行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多义词词义认知模型，使看似散在凌乱的多义变得有序，形成便于学习者理解和记忆的语义网络。

本著作的后续研究课题是编纂一本《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本著作第五章对此设想有详细介绍。张勇博士试图在词典中通过多义词词义固有的结构与演变扩展路径反映人类的认知特点，把词义的发展演变过程与人类的认识事物规律统一起来，这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任何知识都有其结构性、有序性，这是知识与信息的根本区别。不懂得认识词义的方法，把各个词义割裂开单独记忆，就会事倍功半，久而久之，让人失去学习的信心和兴趣，这就是“黑暗中下楼”的结果。学习语言知识需要借助有效的方法，像庖丁解牛那样，用“锋利的刀”从词义结构的内在联系入手去解剖它们。而词义的发展扩大正好反映了人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

一词多义是从单义起步的，最初的含义往往是表面的、具体的、形象的，通过人类丰富的联想能力，具体义就逐渐衍生出深层次的抽象义、引申义和转义。例如，**aufbauen** 最初的词义只是用来描写搭建舞台、帐篷的动作，逐渐被引申到抽象概念，产生了“形成、构思、建立”等 11 个词义，扩大了搭配范围：**den Sozialismus, ein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eine Partei, ein System, eine Ordnung, ein neues Leben**→**aufbauen**。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



词义形成过程正映现出人的认知过程。张勇博士在本书中介绍了他研究出的词义之间的多种内在关系和结构模式，以及德语词义的基本构成规律，为德语学习者提供了“解牛之刀”，即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这将对德语教学的一大贡献。

这部学术著作如同所有作品一样存在一些缺憾，但是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作品，它的缺憾正是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我觉得，应该充分肯定的是作为年轻学者的张勇能够在短短的几年里在语义学领域有自己的创新成果，足以看到他的学识和努力。

在此，祝张勇博士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继续前行，获得更大成果，期待他的《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早日面市；愿本书提供的学习方法在德语教学中得到应用，让德语师生不仅学到语言知识，而且感受到理论作用于实践的无限魅力，使更多的学生热爱德语，热爱语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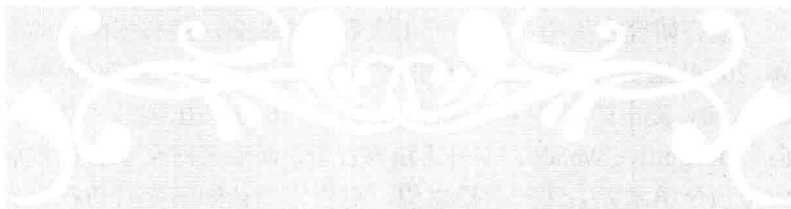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王京平  
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对象	3
1.2 一词多义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5
1.2.1 语义学创立初期(19世纪末)	6
1.2.2 历史主义语义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	8
1.2.3 结构主义语义学(20世纪30—60年代)	9
1.2.4 解释生成语义学(20世纪60—70年代)	10
1.2.5 认知语义学(20世纪70年代至今)	12
1.3 本研究拟回答的问题及本书的结构	13
1.4 本研究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15
第二章 词义与多义	19
2.1 词与词义	22
2.1.1 词义特征观	22
2.1.2 词义认知观	25
2.2 一词多义	37
2.2.1 一词多义与同形异义	37
2.2.2 一词多义与语境多义	44
第三章 认知语言学基本理论	49
3.1 完型认知	52
3.2 范畴与原型	56
3.2.1 传统范畴论	57
3.2.2 家族相似性	58
3.2.3 认知范畴论	62
3.3 认知与表征	85
3.3.1 意象图式	92



3.3.2 框架 .....	99
第四章 一词多义的词义扩展与结构 .....	105
4.1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	106
4.1.1 语音层面的理据性 .....	108
4.1.2 构词层面的理据性 .....	110
4.1.3 词义层面的理据性 .....	112
4.2 一词多义的词义扩展方式 .....	113
4.2.1 隐喻 .....	113
4.2.2 转喻 .....	128
4.2.3 通感 .....	147
4.2.4 词义吸收 .....	150
4.3 德语多义词的词义扩展分析 .....	155
4.3.1 词汇语料选取方法 .....	155
4.3.2 词汇语料词义扩展分析与结构描写 .....	162
4.4 一词多义的词义结构 .....	230
第五章 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编纂的尝试 .....	233
5.1 语言学、词典学与外语教学 .....	236
5.1.1 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中的传统词典特征 .....	236
5.1.2 认知语言学影响中的认知词典特征 .....	238
5.2 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的研编 .....	249
5.2.1 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的主要特征 .....	249
5.2.2 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中词义认知模型的 构建: 以 <i>scharf</i> 为例 .....	264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277
6.1 本书内容综述及创新性 .....	279
6.2 本课题可继续拓展的研究空间 .....	283
附录: <i>scharf</i> 语料原文 (DWDS) .....	287
参考文献 .....	323
后记 .....	331



# 第一章 绪 论

**Sprache ist die Kleidung der Gedanken.**

语言是思想之衣

—Samuel Johnson



语言研究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革命，最有影响力的当属 20 世纪初 Saussure 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50 年代中期 Chomsky 提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以及 70 年代出现的“认知转向”（Kognitive Wende）——认知语言学，而后者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前沿思想，对语言的认知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认知”（Kognition），这个时髦的译名，也成为当今科学“时尚”的标志；顾名思义，其义为“认识、了解”，指的是人脑最高级的信息处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想象、记忆和语言等，即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对其进行加工、储存、提取，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再进而支配人的行为。“基于人类的活动和意识的一致性原则，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信人每做一件事——包括所有的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实践活动——都伴有认知过程，每个行为主体在心理内部拥有操作程序和执行这些程序的模式。”<sup>①</sup>

语言，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创造性的产物，必然是认知对世界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语言能力也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能力，是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语言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观察与研究认知的一个窗口<sup>②</sup>。一方面，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观察语言行为过程中大脑对语言的认知加工来分析语言形成的特点，而另一方面，语言行为本身就已留下了人类认知活动的印迹，以此人们可以重构认知语言体系特点。所以，对语言与认知关系的研究不应该被看做对语言学分析的补充，而是所有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前提<sup>③</sup>。由此，语言研究从重视语言形式与结构的描写、强调语言的意义是语言符号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转向将语言与其依赖的人大脑中的概念系统、人对所处世界的感知与体验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语言是人

① 钱敏汝，2001，第 56 页。

② 参见赵艳芳，2000，第 3 页。

③ 参见 Schwarz，2008，第 40 页。



类一般认知活动的结果，其结构与功能是人类经验的产物，与客观世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根据语言的中介是人类经验所促动的人类概念这一观点，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内得以重新阐释。由此，认知语言学已发展成为 21 世纪认知科学领域最热门的“时尚”学科。

## 1.1 研究对象

Vater und Sohn machen einen Waldspaziergang. Als sie an einer Stelle mit Blaubeeren vorüberkommen, fragt der Junge: „Papa, was sind denn das für Pflanzen?“ – „Das sind **Blaubeeren**.“ – Der Sohn, überrascht und ungläubig auf die Pflanzen und die Früchte daran blickend: „Blaubeeren? Aber die sehen doch **rot** aus!“ – Antwortet der Vater: „Das liegt nur daran, dass sie noch **grün** sind.“<sup>①</sup>

这是一对德国父子日常生活中的一次对话。父亲最后的回答很可能给儿子造成更深的困惑，而更难以让儿子理解的关键就在于 **grün** 这个核心意义为“绿色的”的多义形容词。如果这个男孩儿没有习得 **grün** 的其他意义，而将其理解为该核心意义，那么可以想象当时的他将会出现多么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而实际上，**grün** 除了核心意义“绿色的”，还有如下含义：“新鲜的、嫩的”，“生的、未熟的”以及“心理或经验不成熟的”等。这种一个词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的语言现象，被称为“一词多义”（Polysemie）。一词多义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翻开任何一本词典，我们都会发现大量的多义词，词义在一个词条后以

---

① Ulrich, 1983, 第 184 页。译文如下：父亲和儿子在树林散步。当他们经过一处蓝莓地时，男孩儿问道：“爸爸，这是什么植物呢？”“这是蓝莓。”爸爸回答。儿子惊讶并疑惑地看着这些植物和上面的果实，说：“蓝莓？但是它们看上去是红色的啊！”父亲答道：“这是因为它们还是生的呢。”



数字标记的形式排列，一目了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构成语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词典中的多义词词义只是整个语言体系中经过产生、认同、传播与规约化过程于某一历史时期被记录下来的一部分词义，而在语言日常交际使用中存在的大量一词多义并没有出现在词典中。所以，一词多义并非简单的词典现象，而是“普通的语言与生活现象”<sup>①</sup>，具有普遍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一词多义，这个看似简单而实则复杂的语言现象，其普遍存在性必然要求人们掌握并恰当使用。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多义词的习得要比语法规则的掌握难得多，因为语音和语法规则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学生可以在有限的的时间里掌握它们，而多义词词义的掌握却是一个缓慢而崎岖的过程。笔者在本科《基础德语》教学过程中发现，许多学生在学习词汇的时候，大多数对词汇的最初习得的那些意义记忆深刻，而对于多义词的其他意义则很难掌握，这里主要存在五个问题：① 学生往往一味追求新的单词以扩大词汇量，而忽略了相对比较熟悉的词的其他意义；② 学生机械地、单一地记忆多义词的多个意义，并没有认识到多义词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③ 当学生已掌握一个多义词其中一个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的时候，这个已知意义很可能成为误导学生的预设观念，对学生接受该词的其他意义造成主观上的障碍；④ 学生没有认识到多义词产生背后的社会与认知特点，易将该词所对应的中文词词义简单对应到德文词，而实际上，两种语言在多义词词义扩展上存在着不少差别；⑤ 学生对中文德文词汇多个义项的相同对应之处认识不足并持怀疑态度，比如不少学习者对 **Brückenkopf**（桥头）一词的使用没有绝对把握。到目前为止，上述这些问题学生仍无法通过所用教材和词

---

① Nerlich/Clarke, 2003, 第 13 页。



典得以解决<sup>①</sup>。可见，多义词研究关系到词义的重构，始终在影响学习者语言习得的效度。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将一词多义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的认知和社会性角度探讨多义词词义结构以及词义扩展理据，同时通过详尽的词汇语料实证分析尝试构建多义词词义扩展认知模型，并将其服务于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的编纂和德语教学的实践。

## 1.2 一词多义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词多义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因而在语义学建立之初，就受到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但在语义研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一词多义现象的阐释角度和关注程度是截然不同的。按照语义学的历时分类，笔者将一词多义研究大体划分为如下几个重要阶段（见表 1-1）。

表 1-1 一词多义研究的历时分类

语义学代表性流派	语义学创立初期	历史主义语义学	结构主义语义学	解释生成语义学	认知语义学
时间	19 世纪末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	20 世纪 30—60 年代	20 世纪 60—70 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
代表人物	M. Bréal	H. Paul	J. Trier, F. Saussure	J. Katz, J. Fodor	J. Lakoff, J. Taylor
主要观点	首次提出“一词多义”术语	一词多义是语义革新的结果，是名称的转移	一词多义是非常规现象，被排斥在语言研究之外	一词多义的各意义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一词多义通过隐喻和转喻认知加工形成语义原型范畴结构

① 目前高校德语专业本科基础德语课程普遍使用的教材虽然已尝试将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到语言教学中，但在对多义词解释方面，仍简单地罗列词义，并将多义词各个意义彼此严格区分开，再配以例句，这并未取得较好的多义词词义记忆和使用效果。目前几乎所有德语教材对多义词的解释都采用这种模式。



### 1.2.1 语义学创立初期（19 世纪末）

1883 年，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Bréal 发表论文《语言的知识规律：语义学简介》，正式使用语义学（法语：la sémantique）一词，这标志着语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初步形成。而为了使语义学完全独立于词源学和词典编纂学，Bréal 于 1897 年创造了一词多义（法语：Polysémie）这个术语，并开始对该语义现象进行研究，这被看做语言学家对一词多义现象具体研究的起点，而 Bréal 也被公认为语义学的鼻祖。<sup>①</sup>

他对“一词多义”的定义如下：

“不管这个新的意义是哪种形式，它都不会将旧的意义终结。相反，它们会彼此共存。同一个词依次可作为本义或隐喻义使用，作为狭义或广义，作为抽象义或具体义……，从一个新的意义如何被加到这个词身上来看，它好像进行了自我复制，制造出新的样本，其拥有相似的外形，但不同的‘语义’价值。我们将这种复制增多现象称为一词多义。”<sup>②</sup>

Bréal 将一词多义看做“词义演变的共时结果”<sup>③</sup>（见图 1-1），认为隐喻是词语新意义产生的主要方式。但是，从这个定义可看出其明显的缺陷在于把新意义的形成看成对旧意义词形简单的复

<sup>①</sup> 参见 Nerlich, 2003, 第 60 页。

<sup>②</sup> Bréal, 1897, 第 154 页，转引自 Blank, 2001, 第 103 页。德语原文如下：„Welcher Art die neue Bedeutung auch immer sei, sie setzt der alten kein Ende. Vielmehr leben sie beide Seite an Seite. Dasselbe Wort kann der Reihe nach in der eigentlichen oder in der metaphorischen Bedeutung verwendet werden, in der engeren oder weiteren Bedeutung, in der abstrakten oder in der konkreten... In dem Maße, wie dem Wort eine neue Bedeutung hinzugefügt wird, scheint es sich zu vervielfältigen und neue Exemplare hervorzubringen, die von ähnlicher Gestalt, aber von unterschiedlichem [semantischen] Wert sind. Wir nennen dieses Phänomen der Vervielfältigung **Polysemie**.“

<sup>③</sup> Blank, 2001, 第 104 页。